



荀子卷第十三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在論議之中於文為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扶

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

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

欲可養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

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

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

故禮者

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

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

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䟽

房椽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

䟽通也

月之房也貍古貌字椽貍未詳或曰椽讀為邃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貍讀為邈言屋宇深邃綿貌也第牀棧也越席故禮

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

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

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

也並詳在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

龍旗畫能旗爾雅曰

素陞龍于繆練旂九旗正福為絲於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

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蛟韞象蛟形徐廣曰

以蛟魚之絲末末與辟同禮記曰若羔辟虎植鄭云覆苓也絲辟蓋織絲為辟

反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

未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單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交虎伏軾龍首銜軛故大路

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至倍

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自信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

備驚奔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甚

死出身死冠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熟便其知其出要節盡忠於君是乃

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熟知夫出費

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

用之所以養財也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

不相侵奪也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

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

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

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苟利之為見

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苟怠惰

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懦讀為儒言苟以

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

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故人一

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

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故

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

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

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種類君師者

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

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

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

也所以奉其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

諸侯不敢壞謂不祀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

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

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言德之本

在貴始語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

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

七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亦作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僚謂篇又誤以蹈為蹈耳是通道誤為蹈傳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

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

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三廟也

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所以表

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

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以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也天子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大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

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天

裕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汁無鹽梅之味也本謂造飲食之物禮記曰郊血大

也饗腥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梁

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梁

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

齊讀為齋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貴本

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兩者合而成

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

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

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

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

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

醯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醯也謂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卒成事謂尸既飽

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奠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

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

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大昏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

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

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未發齊也司馬貞曰

發齊謂昏禮也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也始質而未

偽故云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

一也大路祭天車主者所乘也

之先散麻也一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曰

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
之乘麻纒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
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
史記作大路之素儔司馬貞曰儔音稠謂車
蓋素帷亦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
質者也

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

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
哭長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

樂歌清廟之什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
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畧也尚拊之隔
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隔擊也即
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
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戛擊鳴球韋昭曰古
文隔為擊或曰隔當為拊大戴禮作搏拊一

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亦相輔之
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
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
拊司馬貞曰拊隔謂懸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拊
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通越鄭玄示朱絃
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
故謂之越踈通之後使聲遲也凡禮始乎稅成乎

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
言禮始於脫畧成於文飾終於

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
詳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故至備情文俱

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
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

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文勝於情情
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

情以歸大一也

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

可薦於鬼神者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

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

以當

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

其生也

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

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

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

位則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

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

之能損益也

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

相順

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大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大一是本末相順也

終始相應

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畧終於枕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

至察以其明隆殺委曲之情足以悅人心也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

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

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

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

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

之屬入焉而隊

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

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

故繩墨誠陳

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

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

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

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

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

禮之中焉能

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

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

能慮能固加好者

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

也無窮者廣之極也

東西南北無窮

聖人者道之極

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

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

以貢獻問遺之用類為行禮之用

以貴

賤為文

以車服旂章為貴賤文飾也

以多少為異

多少異制所以

別上以隆殺為要

隆豐厚殺減降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

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

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

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

文理省情用

繁是禮之殺也

若尊之上玄酒本於質情文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

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

流也

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清濁相混故君

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

君子知禮者致

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

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

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庭已解於上人

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是猶此也民氓無所知也於是其

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

方皇讀為

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浹市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市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

人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

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

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

之所歸積益弘廣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

謂也引此明有禮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

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君子之

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

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

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

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

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鬪穀於菟之穀穀乳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

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

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以其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故事生不忠厚不

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有篤厚敬文恭敬送死

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

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

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而葬五重八翼鄭云五重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

棺椁與杭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

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翼翼文章之等以敬

飾之衣謂禮記君陳衣干庭百稱之比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翼翼當

為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

人衣翼柳之林柳之言聚諸飾所聚柳以象

宮室也劉熙釋名云喪之車其蓋曰柳文章

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

列素錦褚加為荒纁紐六齊五采五具黼翼

二散翼二畫翼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使生

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已下各有差也

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

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

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

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

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

脩者謂上士也一鄉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

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而葬

同盟至大夫三月同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

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

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

殓凡緣而往埋之

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

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十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殓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殓之今昏殓如掩道路之死人也惡之甚也凡

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為緣身者也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

止夫是之謂至辱

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禮至辱之道奉君父也

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

不使相侵掩也或

曰不使相 紘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

知其閔已 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續當為

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

不相 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

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故雖備家

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 然後告

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又不過七十日

速不損五十日 是何也曰

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

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

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

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十日月夕十日

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十日知其朝然後卜宅此大夫之

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當是時

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

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也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

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

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

禮之凡凡謂道變而飾謂殯歛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

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久而平

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之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

哀介則翫介與適同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

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衰

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故變而飾所

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

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

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優生養生也謂送死禮有禮復生有節也

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

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

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

故文飾麤惡聲

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是相然而禮兼而反也

用之時舉而代御

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

故文飾

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哀泣憂戚

所以持險奉凶也

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

也不至於窳冶

窳讀為姚姚治妖美也

其立麤衰也不

至於瘠弃

立麓衰以為居喪之節亦不使羸瘠自弃

其立聲樂恬

愉也不至於流淫墮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

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

中流禮之中道也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

親踈之節期止矣

期當為斯

外是姦也雖難君子

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

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

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

若演門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

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

類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歌謠傲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

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說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謔悲聲與此義

不同諦音啼管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芻豢稻粱酒醴

飭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

食飲者也飭鬻菽藿喪者之食甲統黼黻文織資麤衰

經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

也甲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甲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餘為甲以事尊

卑服之諸侯已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布也今麤布

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衰也鄭云總衰小功之總四升半

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林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

䟽房椽須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

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

次令茨相連屬而已至踈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

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

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

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

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

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敦脩為

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敦精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

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

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

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

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

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

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

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

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

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

亡異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鬻

於存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鬻皆為括體謂瓜楸之

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具左

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

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含之禮也象生執謂象

生時所持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

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

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充耳而設瑱士喪禮

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瑱用白

耳續鄭云瑱充飯以生稱含以槁骨反生術矣

耳續新綿也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鈎帶矣縉與摺同扱也

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

不設鈎也襲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含後

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笄設鞅帶摺笏禮記曰

李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

陳之將設掩面儼目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

以斂也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幘

日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幘讀如縈縈

與還義同鬻而不笄謂但鬻髮而已不加冠

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鬻用組乃笄此

云不笄或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

後世畧也

後世畧也

後世畧也

後世畧也

後世畧也

後世畧也

後世畧也

獨明矣

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

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取飯之餘為粥盛以二鬲縣于

重幕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

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薦器則冠有蓋而毋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

縱薦器謂陳明器也蓋冠捲如兜蓋也縱韜

器之冠也如有兜蓋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縱也蓋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

音甕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醢醢屑廡二

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

有簞席而無牀第

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

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木不成於斲斲不加

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

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滕也味當作沫沫讀也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輿

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輿謂軼軸也國君謂之輅藏謂埋之也馬謂駕

軼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大夫葬用輅

二綽二碑士葬用國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車皆至葬時埋之也

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道更徙他道也

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畧而不盡謂簡

畧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軼也

說文云鞞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鞞在馬胷或曰貌讀為邈像也今象徙道又明不用謂畫物為貌下貌皆同義

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是皆所以重哀也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

也有異生時皆所以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也重孝子之哀也

也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乃矢末而敦兩杆盤匝之屬

明器鬼器塗車芻靈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主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

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

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

也意也言其意以象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

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第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鞞

也生時也或音邈

後謂之弗郭云以韋無帙絲葛縷翼其須以

象非帷幬尉也無讀為幬幬覆也所以覆尸

也帙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

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

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翼二皆載綏鄭

云以五采羽注於翼首也葛讀為魚謂以銅

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蔓

字誤為縷字耳菲謂編章為蔽蓋古人所用

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隱

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為扉戶扇也幬

讀為帳尉讀為尉尉抗折其須以象撻茨番

網也帷帳如網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

闕也抗木橫三縮者五無簣定事畢加之瘡

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士者撻行也

茨蓋屋也撻茨猶墜茨也撻莫于反番讀為

藩藩籬也闕為門戶塞闕風塵者抗所以禦

上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撻

茨藩闕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

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葬也者

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

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

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事生飾

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

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

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子殺生而送

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

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

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

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群別親踈貴賤

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群別謂群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

者其曰父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曰父愈遲互言之也皆言

父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替月而已齊衰苴杖

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禮記斬衰

苴杖謂以苴惡死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

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决也丁亂反

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

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

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疋越月踰時則必反

鈆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

焉然後能去之也鈆與公同循也禮記作反

躑躅以足擊地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

頃焉然後能去之也燕爵與鷺雀同故有血氣之屬

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

愛其羣疋良久乃去况人有生之最知則於

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

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

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

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

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

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

年月也舍除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曰

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是何也鄭

問服斷於曰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徧矣期之義也

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也謂萬物故先王案

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

年為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載期也鄭云言

加厚其恩由九月已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

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故三年以為隆總

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隆厚也殺減

則其間也古莫反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

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鄭云取象

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故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是百王之所同

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君之喪所以取三年

何也問君之喪何取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

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

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
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
詩云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

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母也養或謂食母

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君者已能食之矣

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

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

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

三年畢乎哉曲被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

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者也兩

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

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勾龍

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

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

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曰大葬之也

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將舉錯之

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

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

遷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故天子七月諸

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

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

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悻詭喑僂而不能無

時至焉

悻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也

郭云鳴喑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

愛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

悻詭而有所至矣

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若親之不得同樂也

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

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

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謙其於禮

節者闕然不具

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

禮空然而已則忠人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為

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

文謂祭祀節文

故曰祭

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

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

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

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

事也

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

故鐘鼓管磬

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栢箛簡象是君子之

所以為悛詭其所喜樂之文也

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

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箛音

朔賈逵曰舞曲名武酌栢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

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悛

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

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

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

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悛詭其所敦惡之文也

師旅所以計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

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卜筮視日齋戒脩塗

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

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

條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

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

告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彊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

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欲饗其祀然也

物取而皆祭

之如或嘗之

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授祭尸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授尸尸祭之又取肝揆于鹽振祭

齊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齊之如神之

親嘗然也 **毋利舉爵** 當云無舉利爵即上 **主人有**

尊如或觴之

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賓出飲之如神飲其觴然也

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

此雜說喪

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哀夫敬夫**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

成文

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
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
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
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

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譎使其
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
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
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
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
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
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
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

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
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
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
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
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
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
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
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

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

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
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
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
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
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

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
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
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
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
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
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
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導

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
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
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
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
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
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
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嚮方矣故樂者治人

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
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
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
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
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
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竿笙簫和篪籥

發猛埴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
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
似水竽簫篴籥似星辰日月靴祝拊鼙控檜
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
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
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
逆者衆積誨誨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

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
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
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
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
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
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
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

長而無遺也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
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
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
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
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
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
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
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
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

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

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

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

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

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追也追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

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

辯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倚其

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

言妬於異術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並馳治

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豈不蔽

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

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

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

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

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為

蔽數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

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

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蔽昔人君之蔽

論衡卷之五 二 同人會書卷之六

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

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

斯或當為斟斟觀夏同姓國喜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

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已飛廉而不

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已紂妃飛廉紂之佞臣

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殷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

蘇以妲已女焉賈侍中云有蘇紀姓之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

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賢良退

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

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

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鬲縣當紂縣是誤以鬲為鬲傳寫又誤為亭鬲音潛紂縣

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

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

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是以能長

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

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

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

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

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

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

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鷕鳳其雌凰

千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

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

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

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少欲羣臣之畏也不

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唐鞅蔽於欲權

而逐載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

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使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

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

代當是戴驩也蓋為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

唐鞅所逐奔齊也

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

諧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

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

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

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

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

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

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智

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

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

於知賢輔賢然後其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

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墨子

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肢脛

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

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

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

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申子

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

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惠子蔽

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

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之道莊子但推

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若由於

用則天下之道無復於由俗謂之道盡嗛也仁義皆盡於求利也

俗當為欲陳與謙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

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篔簹反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

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而去智則

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

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

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

隅猶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內以自亂外以

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

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

亂雜也言其多才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

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

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

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

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

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

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

亂其倫也倫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

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

則不以道為可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

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

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姤夫何以

知問何道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

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

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何患不

知心苟知道何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

知道既知道人在於曰心無邪心何以

知曰虛一而靜能然則可心未嘗不臧也然

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意同言心

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

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人生

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然而有

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

於積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

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

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

也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行放縱也

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會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

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

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作之則將須

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

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

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

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

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

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知道察知道行體

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之知道察知道行

道者也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

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

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萬物莫形而

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一而靜

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坐於室而見

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

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經緯天地

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

材當為分官謂

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恢恢廣廣孰知其極

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

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此皆

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涓涓紛紛

涓涓紛紛貌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出令而無所受令

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

自禁也

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此六者皆

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

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

之則辭

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

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

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

情之至也不貳

其情之至極在一而

詩云采

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詩周南卷

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泉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

也位項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

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盈之器以懷人實周

也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

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

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

其故則美故自也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

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

也能蔽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

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

師皆蔽於一技故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

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精於

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名物其一

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名物故君子一

於道而以贊稽物也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一於

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

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昔者舜之

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

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

榮矣而未知

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爲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偏

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

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則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

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

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

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

危微之幾惟

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幾萌兆也與機同

故人心譬如

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

湛濁謂沈泥滓也下同

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

理肌膚之

文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

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

養之以清物莫之傾

清謂冲和之氣

則足以定是非決

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

不足以決麤理也

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矣

故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

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衆矣

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

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

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

註云黃帝臣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

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

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

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

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

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

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

故不能成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觥空石石穴

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觥觥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耳目之

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

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

挫損也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也思仁若

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孟

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辭孟子惡

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焮掌可謂

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焮灼也惡寢卧而焮其掌若刺

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焮掌可謂能自忍其身

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焮掌乎闢耳目之欲

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

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

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

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彊何

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

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聖

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

混跡清謂虛白

忍何危

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

石之徒平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

也無彊也

無為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

也萌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

道也

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

凡觀物有

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

清明審也

吾慮不清則

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

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

冥冥

也暮夜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步之澮也

與踰

踉同半步曰澮澮小溝也

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

亂其神也

閨小門也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

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啾啾勢亂其官也

指厭

按也一涉反漠無聲也啾啾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啾許甬反

故

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

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

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

皆知為高遠所蔽故

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水動而影搖人不以

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或讀為眩警者仰視而不

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

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

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

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

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其為

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明月而宵行俯見

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與

仰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

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

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

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

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已以此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

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

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

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

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其所以貫理焉雖

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

也浹周也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

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講廢捨也身

不知廢捨無益之學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

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

為至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

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

所以為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

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網嚮

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

為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

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

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甚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

之人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也知非修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辯利非以言是

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

則謂之詘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詘詘多言也詩曰無然詘詘

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者而非者而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

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

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

能分是非治曲直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

乎言必不能也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

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

也案疆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

妄辯而幾利口也也音骨疆疆服人鉗鉗人

也妄辯幾利謂妄為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

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

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傳曰析辭而為察言

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疆志不合王制君

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為之無益

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

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

自妨也不少頃干之曾中廣讀為曠遠也不

益害有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

益也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

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

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

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快也憐讀

為悵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當時則

悵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

以漏泄為敗

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

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

無之有也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

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

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

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

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為明則臣下誰君言

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

傾側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

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

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

倍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

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

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